



搬家“悟”人生

□ 郭存亭

阳春三月,我们家搬进了装修好的新居。人到中年的我,已经历了多次搬家。每一次搬家,都深深地印在我的心底,编织成心头无法忘却的记忆。可以说,搬家,搬出了我们一家人的如意人生!

我儿时记忆的第一次搬家,是在20世纪70年代。

第一次搬家,全家人格外高兴。一大早,父亲与母亲用平板车把仅有的几件家具拉到新房里,我和哥哥则搬一些小凳子之类的物件。

时光如流水,20多年后,我经历了第二次搬家。

我师范毕业参加工作后,父亲在村里给我申请批了一块与老院子隔着两条街的宅基地。随后,家里便帮我备料盖房子了。打根基、在砖厂拉红机砖,准备木料,断断续续用了三年时间,才把院子修建好。说起来是我盖房子,实际上都是父亲一手操劳的。几间瓦房建好后,我终于有了自己的院子。女儿出生那年,我们三口之家从老院子搬进了新房子。

这次搬迁新院,本该是热热闹闹的,可教学工作的繁忙,我不得不选择下班后搬家。那时我也正年轻,顾不上休息,也不顾村里的搬家习俗,晚饭后,叫上二哥用三轮车搬家,一个晚上就搬完了。

住进了新房子,母亲帮我在院子里种了韭菜、西红柿。恬静的小院,充满着女儿的笑声,处处洋溢着幸福和快乐。

不知不觉,妻子的产假结束了。因妻子的单位离家远,还得带孩子。过年后,我们就决定搬到妻子单位的家属院住,一间小平房,还是南房。搬家那天,春寒料峭。父亲从城里找来一辆工具车,搬了一些常用的生活器具。从此,我们开始了厂区家属的生活。

没有想到,我们在家属院住了两年多,女儿也该上幼儿园了,这时厂里要对家属区改造,我们又得搬家了。这次搬家,搬回了老家。原来寂静的小院,又恢复了曾经的热闹,邻居们常常过来聊天,大家说说笑笑,非常热闹。

我妻子本是城里人,让女儿到城里读书,是家里早有的计划。所以,女儿

上小学时,我们就忙着在城里买房子了。经过亲朋好友的东拼西凑,费了不知多少劲,我们买到了城里的“安居工程”房。新房的墙、地都收拾好了,就是老百姓说的“点灯进家”。

暑假期间,我们把新房进行了简单的装修。国庆长假,迁居城里。这次搬家,是进城住楼房的,可把女儿乐坏了。搬家那天,我们只租了一辆面包车,把被褥、锅碗,以及我的“宝贝”书搬走了,新房的家具、电器,全都是新添置的。

我们家搬到城里居住,一时间成为村上邻里的羡慕之事。可放在20多年后的今天,大家进城买房,都是平平常常的事情了。搬到城里居住,一切重新开始了。小区里新的邻居、周边新的朋友、新的生活圈,一切都是新的。

弹指一挥间,我们在城里生活了20多年。女儿上大学后,把家里重新装修一下,成了我们茶余饭后的话题。直到女儿大学毕业,装修计划被提上家庭议事日程。按照现在装修的行话讲,就是“旧房翻新”。我们首先考虑的是租房搬家。原先只是说说装修事宜,真

正忙开这件事,才知道烦心的事情是一件接着一件。庆幸的是我们租到了邻居家房子。

历经多次搬家,唯有这次最省事,也没有叫人帮忙。我和女儿、妻子三人,陆陆续续往邻居家“倒腾”东西。在舍与不舍、丢与不丢,在和妻子、女儿的争来争去中,完成了一次近距离的往返搬家……

窗外燕语呢喃,新居里一家人喜气洋洋。我看着装修简约、大方的新房,想到自己一生中几次的搬家,心中不由地充满感慨……

有人说,搬家是人生的一种常态,也是人生历程的一个缩影,我觉得说到自己的心坎上了:人生,的确如搬家。我经历的每一次搬家,都有或多或少的得与失,也有或多或少的舍与弃,还有在舍与弃的抉择中重新选择“驿站”的快乐。每一次搬家,我觉得都是围绕家人生活、工作,以及女儿的成长经历进行的。不管怎么说,在一次次搬家中,搬出了家人如意的人生,还有甜美的幸福生活!

越来越多的白发开始纠集盘旋,黑发再也掩藏不住它们的踪迹。它们肆无忌惮地在我头上横行。黑发无力叹息残喘,渐渐败下阵来,任白发一日一日赶走它们,占领本来属于它们的领土。

伴随着白发在头上的肆意横行,不再健壮的肠胃越发开始思念起了往日的滋味。没想到,年纪渐长或者说衰老,表现最强烈的竟然是肠胃,它们越来越怀旧、越来越挑剔,以我的食欲不振唤起对往昔七滋八味的眷恋和寻觅。

一日三餐吃了五十年,馒头、面条、饺子,一直没变。便是到豪华的大宾馆,它们也会闪亮登场。这是山西人眼里、口里、胃里熟悉的、不能舍弃的味道,是恩养了一代又一代山西人的主食。

山西的面食种类很多,单是面食就能开一桌“满汉全席”。就是这白面,摇身一变,色香味不同,就能引起你的食欲、改变你的口味,让你饕餮一番。

总有一些味道,在储存幽幽的老时光里等待旧相识。

我第一次见到软枣树时,这份新奇就让我瞬间两腿沉重得不想迈步,于是围着软枣树转来转去。嘴巴瞬间生出的馋虫让我采摘的欲望喷涌而出。

儿时记忆里的软枣是从外婆大袄下“长”出来的。无论夏天还是冬天,外婆的大襟袄里都缝制有一个很大的聚宝盆一样的口袋。扎着羊角辫的我们

缠着外婆哼唧唧闹肚饥时,外婆会把手伸入她的大襟袄。我们直勾勾看着外婆在她的大襟袄下一阵摸索,变戏法一样从那大口袋中掏出一把软枣来。

外婆从衣襟后掏出手微展开。我们兴奋而急切地去外婆的手里抓,外婆看我们猴急的样子,笑眯眯地,便把空了的手掌继续伸入大襟袄里掏摸,如此一二后,外婆拍拍衣襟,像对着一群眼巴巴需要喂食的猴子说:“行了,没有了。吃点就对了,这东西能当饭?能管饱?”

软枣的滋味就那样沉积在我的肠胃、我的记忆里。

很多年不曾吃软枣了。这可有可无的食物,在市场上很少见到。

软枣树守护着的荒废的“三省桥”,守着浊漳河水和红旗渠,如今却成了荒废中的一员。因少有人来,所以缀满枝头无人采摘。枝丫上有几枚泛黑色的,我挺直身体,伸出手臂,将果实拽落在手里。黄色时,小小的朵儿如充满胶原蛋白的脸,结实得有些僵硬;成熟变黑,便如美人脸衰老成皱皱巴巴,软绵绵的。简单用纸巾揉搓擦拭,进入口中——有几分旧时滋味,但主要还是未成熟

的涩,像初秋挂在枝头的黄生生的柿子的味道。

青涩的果实,还需秋风扫尽叶片后的几场冷冷的霜冻加持,剥尽亮色、“烂”成黑色,才能成为软枣的样子、熟成软枣的味道。

我熟悉的,便是它历经沧桑后的滋味。

自从那次偶遇软枣,我便愈发思念软枣的味道。

太行山降下一两场雪后的三九四九天,文化广场前有老人晒太阳,顺便卖一些当地产的柿饼、棋炒、花椒。一日,竟看到有一小纸箱软枣。我停下脚步蹲下身抓起一把,一个个小小的、柔软若肌肤,裹着淡淡一层白霜,却渗出一抹紫黑色。用手从中间掰开,并不费劲,断裂处绵绵牵扯的枣肉呈现出暗淡的黄色。

我跟大娘抱歉地笑。多年不见,看到软枣十分激动,已把这粒被我撕开的软枣不自觉落入口里——软、糯、淡淡的甜蜜。经历了风霜雨雪多少个日子太阳的炙烤,软枣终于脱去金灿灿的青涩,外表成为老陈紫黑。上下齿合上的一瞬,熟悉的滋味在唇齿间荡漾片刻,果肉迫不及待滑下食道,与分隔多年的肠胃握手寒暄。

太行味道之软枣

□ 江雪

几十年后再与软枣相遇,才知它是学名的,叫君迁子,真是好听。它还有一个俗名,黑枣,因为成熟的软枣是黑紫色。

因为见识了树上的软枣,才终于知道软枣实际上是柿子的一种,它与柿子长得很像,不过个小,味道也有几分相似。也可说是柿子的前身,是一种野柿子。传统柿子不宜鲜吃,采摘回家需等它变软,或用热水焐几天,去涩之后方可入口。而“野柿子”软枣,涩味自然更重,所以它成了深秋三省桥头被“剩下”深秋景色。

我买了一些回家。不贵,却可遇不可求。

多少年之后才知道,软枣可做酒、做醋,有控制血压、降低血脂、降低血糖等好处。从树苗到结果,一粒软枣成熟,需六七年时间,而进入盛果期往往要10年以上。无法速成的生长规律使得它只能在山野间成为野果。如今很多乡村凋敝,还有多少人肯翻山越岭爬高攀树采摘这小小的果实?

沧桑的心,再吃这历经沧桑结成的果,除了记忆中熟悉的味道,还有一种萦绕心头的滋味——

那种味道叫怀念。